



骑“老坦克”的院长

结识这几位朋友,是当我年逾花甲,有幸作为平头百姓,民选当了一届区人大代表的时候——因为他们也都是区人大代表,我们成为同事。也许是“物”以稀为贵吧,他们对我都很友好,并亲切地称呼我为“老太”,就连我的直言不讳、口无遮拦也都包容三分。十年浩劫,造反派盗用领袖语录,对我的未盖棺已论定的那两句话“梅花欢喜漫天雪,冻死苍蝇未足奇”也被他们“平反”了,他们说:“你不是苍蝇而是梅花!”我因此拥有了一份可贵的真情和友谊。

在我居住的“下只角”的一条街道上,竟有三家医院。他是其中一家名气不大的中医院院长。他平日寡言少语,衣着朴素,根本看不出是一名骨科专家。

医院虽然看病的人很多,却井然有序,环境清洁。医院还开设了一个“治未病”的特色门诊。当人们处于亚健康状态时,可以不用挂号去那里看病。没有病的就做些心理疏导,有病的再挂号对症就诊。这些比起花大价钱看专家门诊,动辄就是什么CT、核磁共振之类,对患者无疑是一个实惠的举措。限塑令后,一些三级甲等大医院塑料袋都收费了,这家小小的医院却还免费供应。由于医院没有一切向“钱”看,估计效益不会太好,也难免有个别医生要发牢骚。

一次,我去该医院做理疗,跟一位推拿医生攀谈起来。我说:“你们院长人真不错,医术高明医德也好。”他一边捏着我的脖子一边说:“人倒是没有闲话讲,就是钞票赚不着!”接着他又发表了自己的“高见”：“我给你打个比方吧,现在偷三只皮夹子要吃官司,偷两只要处分。他呢,哪怕打个擦边球弄个一只都勿来三!”说时,他竟下意识地使劲捏了我一把,歪打正着对准了我的脖子上的穴位,感到特别舒服。

医院的庭院里停着一辆陈旧的桑车,虽然我不识货但敢肯定那是辆早该淘汰的车子。这是院长外

出开会时才使用的。平时上下班他骑一辆“老坦克”。一次我在医院附近遇见他,只见“老坦克”前兜里装了些水果,他急匆匆地对我说,下午上级领导要来检查工作,准备准备。这样的小事也得他亲自张罗吗?每次见到他,他总是对我讲一句话:“有啥事体尽管来找我!”这是句关心人的好话,但真要找他一般就不会有好事了。

去年4月的一个傍晚,我因爬高不慎踩空了脚,像跳水运动员那样一头栽了下去。爬起来对着镜子一照我吓了一跳:左肩已陷了进去,脸也肿得像馒头……我怕老伴紧张没敢吱声,偷偷给院长打了个电话,想问他该怎么办。他说:“先冷敷,我马上过来!”4月份冰箱里还没有做冰块,我拎出了一块冷冻的猪肉使劲往脸上和肩上蹭。10分钟后,院长骑着自行车来了。根据他的经验,我这是脱臼了,还可能骨折。他的医院没有急诊,于是他陪我到附近的一家大医院就诊。不出他所料,拍片结果是脱臼加骨折。当那位年轻的骨科医生拉我胳膊为我复位时,作为资深骨科专家的他站在一旁轻轻地问了一声:要不要帮忙?那年轻人不屑一顾睬也不睬他。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后,院长把我送回家,再三叮嘱我注意事项后才离去。80多岁的老伴见我忽然变成了“伤病员”,问我怎么回事,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句:“没事,手腕夹(臼)了,现在好了。”他全然不知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,还问我刚才来的客人是谁。我出去了两个多小时,他还当我又去管谁家的闲事了。

一次我问院长是否快退休了,他说他才五十出头不多,劳心劳力使他显得有些苍老。我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院长说:“我想在你这儿开记‘后门’。我和老伴都已七老八十了,一旦阎王爷颁布召回令,希望在你的医院得到临终关怀……”憨厚的他即刻答应说:“没问题!”有此允诺,我无后顾之忧了。

那天,我乘坐58路公交车。车厢没有平时那么拥挤,甚至还有一两个空位。在那一站就他一个人上车时,男司机对他的吼叫声使我注意到他。

“喂!依投币投了没有!”显然,他有点被司机吓着,踌躇地在车厢里寻找什么。

“喂!依听到了吗!”司机见他没反应,又吼了起来,这次分贝更高。

“那……那个……那个,售票员在哪里?”他带着很重的外地口音小心地问道。

“格种外地人是拎不清,介戆!”司机边开着车边不屑地摇头,然后眼睛看也不看地用下颚朝投币箱不厌烦地点了一下:“朝里面投两块钱!”嘴里还吼里咕噜骂个没完。

他没有半点抗争,似乎不在意别人怎么羞辱他,或是已经习惯了。他投了两元钱,车厢重归安静。

令我心仪的朋友

◆ 林云云

企业家朋友“扶贫”

应当说,像我这样的“老太”,与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是不会有太多共同语言的。但此话当即遭到这位企业家朋友的反对:“老太,你这话我不赞成。你说我肯帮助人,我认为你也很肯帮助人,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。”

那段时间,我正担任学校民革(民主党派)负责人,就上级和学校给我们那一点经费实在开展不了什么活动。于是我想起了这位老总,据说他为某新区的开发做出了不少业绩。向他拉“赞助”,这原本是“黄鼠狼给鸡拜年”,但还真在他那儿得到了一笔虽不可观却足以搞一次活动的赞助。他说:“你们‘财政’这么拮据,明年我请你们参观我们在昆山开发的园区。”

平日我们很少联系。逢年过节我会发去祝贺的短信,但有时却有去无回。我说他来而不往非礼也,他说:“我现在担任的是班组长的角色,什么都得管,没给你回复实在对不起,下次一定注意。”“检讨”倒蛮诚恳。就在我去年4月胳膊摔断那次,我告诉他要到“残联”去报到了,竟意外收到他一条不短的短信,全文如下:“老太,听说你受伤了我很难过。像你这样活络的人一只手不能动是很‘吃酸’的。去‘残联’报到恐怕人家不会要你,有啥事体来找我好了。”没想到第二天他竟到我家来“访贫问苦”,这是他第一次登门。我们居住的是十几年前由学校分配的福利房。当时正值建筑材料涨价,我本人虽是学土木建筑的,但财力和精力

都搭够,只能因陋就简。房子面积不大东西却又不少。主要都是些老伴舍不得处理掉的泛了黄的洋装书和一大堆其他书籍,以及连收废品都不要的聘书、荣誉证书之类……这些证书我已瞒着他偷偷卖掉了一大半,唯有那本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荣誉证书我没忍心处理掉,每月100元的津贴20年来每月照发。

老总见了我们这个像废品回收站似的两居室,不由感慨地说:“没想到你先生对国家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却住在这样的房子。”接着他又说:“回头我让我的朋友来替你装修,不要钱!”天上真掉下馅饼了,但我们两口子不是属于那种需要接受施舍的人,接受“慈善”我们还不够资格,但能帮我把“废品回收站”收拾一下倒正中下怀。

老总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杜甫精神,让我们这对七老八十的垂暮之人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装修。趁机我又扔掉了不少“垃圾”,而且在老伴面前非常理直气壮不用打马虎眼了。老屋装修了一下,倒也称得上旧貌换新颜了。我定居夏威夷的姐姐回来探亲,见了我家梦幻般的变化非常惊讶。

感谢老总请他的民营公司朋友为我装修老屋,我想当面谢他肯定要遭到拒绝,于是我将一份纪念品送到了他办公室。没想到过了几天,他亲自登门,非但把东西给我退了回来,时值中秋前夕,他还送了我一篮包装精致的功德林素月饼。



书记从未出过国

她是一位在某企业担任党委书记的朋友。她年轻、漂亮、温文尔雅,我想像不出她在单位给两千多职工作报告时会是个什么样子。她从工人到团委书记、党办主任,之后担任了13年的党委书记。一个企业难免有很多出国考察的机会,而党委书记带队前往也在情理之中。那次,当我问她都到过哪些国家时,她回答说“哪一国都没去

过”。这在当今倒是蛮稀奇的。

一次我到她单位去看她,中午她请我在单位的小食堂用餐,加了两个小炒。她单位的员工惊奇地问她:“x书记,从来不见你开小灶,今天来了什么贵客?”我偷着乐,什么贵客?一个退休老太太而已!她曾深情地对我说:“林老师,跟你在一起老开心的,等我退休了每天都跟着你跑!”

在我众多的朋友中,有几位颇令我心仪的共产党员,他们还都是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。我结识他们可绝不是为了攀高枝。我这个人从上学到工作,从工作到退休,包括过去每次政治运动挨整,从来都没有“人往高处走”的那种“向往”。

他是一位有官阶的资深法官,在区人大的选举中我作为代表在他的名字下画过圈。此前我并不认识他,我是冲着他没有花哨、简简单单的“大学本科”学历投他票的。事后我跟他开玩笑说:“领导,我投过你一票,你当选了该请我们吃糖!”时隔一年,他没有忘记我的这句玩笑,请我们几位爱逗乐的女代表吃了巧克力。在以后的交往中,我逐渐了解了他在蹉跎岁月里的经历:在西南边陲下过乡,当过工人,做过职员……他告诉我,他的父亲早年从浙江闯荡上海就相当现在的农民工。一个有着农民工父亲和自己也下乡当过农民的人,做了法官,我想他起码不会官气十足。

那天,我们党派支部曾以“依法治国”为主题跟他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座谈。他面对的是一群知识精英,问题的尖锐和他从容的对答使这场“舌战群儒”相当精彩。知识精英们对他的专业素养和政治见识均表示非常认可。

因为我们是大同乡,都来自浙江沿海城市,一次我随口问他:“全世界最好吃的小菜是什么?”他说:“咸炆蟹!”我说:“英雄所见略同。”于是他便要请我到宁波帮的饭店吃咸炆蟹。我倒有点为难了,老百姓对某些不良法官有一句话,叫做“吃了原告吃被告”——我总不能倒过来“吃法官”吧?为了调停这场令我有有些尴尬的饭局,我临时拽了一位同事出面埋单,结果反而让他更破费了。离开饭店时我说“你拿好发票”,他说,“请朋友吃饭是自己掏腰包,要什么发票?”后来得知,他每年都要请当年一起插队的“插友”们吃一顿饭,一是为了叙旧,二是为自己不能为“插友”们办私事表示歉意。当然,这也是他自掏腰包的。

历次政治风云变幻在我心灵留下的伤痕往往使我有些偏激。这位大法官从不搬出什么高深的理论来给我“汰脑子”,而是会用极其平和的语气化解我心头的积怨:“你说x院长古道热肠,x总言而有信,小x书记严以律己。我嘛,至少没挨你的骂。大家都是你认可的好朋友,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……”我觉得他说得对。我为共产党中有他们这样的好干部感到欣慰,也为自己有这样的朋友感到荣幸。

我觉得他说得对

公交车上

◆ 朱洁

学的钱还没落实;或许生病的老母亲等他赚钱带回希望;再或许……我不愿想下去……

又过了几站,人越来越挤。车子到站了,我看到那个瘦小的身影正努力向车门挤去,没有人主动让他一下;相反,被他蹭到的人都朝他投来反感的目光……

只听见车门“啪”的一下关上

了,车子启动了。他很是焦急,我都为他捏一把汗。终于,他勇敢地叫了出来:“等我一下!等我一下!我还没下车!我——还——没——下——车——”他不停地在那叫喊着……但车门始终没有开启,车子隆隆地向前开去。

我们的某些市民到底怎么了?难道可以这样对待一个来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吗?也许,我们正住在他们用汗水建造的高楼住宅里;也许,我们正享受着他们的辛勤劳动带来的种种便利……